

困頓之路

蔡維天*



「學問是一條困頓之路，能讓人堅持下去的與其說是求知的欲望，倒不如說是一種對美感經驗的追索：這是因為知識本身可能是繁瑣而片斷的，唯有參透其後原理才能將知識組織起來，呈現出結構體系的美感，成為人生顛簸而行的精神支柱。」這段文字摘錄自先前一本著作的序言，現在讀來仍有一份莫忘初衷的感動，也是為學多年來積累的一點體悟。希望能以此自勉，並分享給學子少年傳承下去。

雖然在這紛擾喧囂的年代談道統傳承似乎有些不合時宜，但吾輩終究是上個世代的產物，師長的期許和教誨仍有那一份沉甸甸的重量感，長壓在心頭卻也讓人穩住原本焦躁的步伐，督促自己要重新認識近年來基礎研究面臨的危機，為下一代青年學者探尋出路、開拓生機。於是乎我們不妨自問（自答）：在人工智慧浪潮鋪天蓋地而來的當口，語言學家該如何自處？與其老是幫人打下手，消費所謂的「工人智慧」，我們是否該用點「文人智慧」，潛心創造出一些普世皆能認同的價值？

其實語言學本身就是一門跨界學科，橫跨人文學、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，由此衍生出許許多多有趣而精彩的研究範疇：

*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

人文學向度：歷史語言學、語言哲學、語言教學、修辭學、文獻學、詩律學等。

社會科學向度：社會語言學、人類語言學、方言地理學等。

自然科學向度：腦神經語言學、心理語言學、生理語音學、聲學語音學、數理語言學、自然語言處理、語料庫語言學、言語治療、鑑識語言學等。

也正因為這個特性，我們可以從基礎研究出發，向現代物理學看齊，推廣「理論—實驗—應用」三位一體的理念，活化長期累積下來的學術成果，從實驗和大數據的角度尋求更進一步的佐證，並時時刻刻不忘科普和應用，即如《六祖壇經》所言：「善知識。一行三昧者。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。」做學問就同行禪一般，這不只是一份工作，更是生活，更是美感經驗。要活出生命的價值，承先啟後，才不負來困頓之路走這一遭。

前幾年有幸參與何萬順教授《語言癌不癌？》的著書計畫，才發現自己知道的這麼多，卻又知道的這麼少。因此師法太史公「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」的職志來解構語言癌，找出「做一個清理的動作」和「為所欲為」在輕動詞句法上的內在關聯，並藉由佛經翻譯的雅俗比對，體悟到白話其實就是文言的語言癌——或許大家應該摒除對新興語言的偏見，回歸到漢語的發展史上重新認識自己的母語。

此外，我也通過與張俊盛教授團隊的合作，得以從資料科學的角度檢視近年來如燎原之勢的「及物化」：新聞標題把「蔡康永跟小 S 牽手」下成「蔡康永牽手小 S」，「我跟這個年輕人不熟」變成了「我不熟這個年輕人」，談話性節目中諸如「你是不是想要仙人跳我？」、「大家會一直白眼你」、「我要來靠北他」的講法俯拾皆是。這些現象都有其歷史的脈絡可循：如陶淵明詩中「君子死知己」可解為「君子為知己而死」，《孟子》中「登泰山而小天下」意即「登泰山而以天下為小」。正所謂合久必分、分久必合，漢語這些新近用法其實是一種復古運動，印證於臺灣新舊兩個新聞語料庫，也的確能看出動態的演化軌跡。這需要結合形式句法、歷史語法和方言語法，再配合大數據分析，才能鑒往知來，預測漢語未來的走向。我們也將類似的思考模式應用到「念力移轉」的現象上：亦即表疑問的「你在看什麼？」可轉出「你看什麼（看）！」的抱怨用法。我和楊洋教授的韻律實驗研究顯示，後者其實是由「你（為）什麼看」的輕動詞結構衍生而來，其全新的句調和重音配置也產生了全新的用法。

人工智慧的研究在窮盡種種訓練機器的演算法之餘，不妨也回頭看看人類語言的發展：竊以為機器學習跟語言習得、古文教育頗有相通之處，問題在於如何結合語法和統計在關鍵處植入語言知識，向億萬年來人腦進化的奇蹟致上敬意。以人為師，相信不會空手而回的。